

太

玄

解

焦袁熹纂

中華書局

太玄解

此據藝海珠塵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藝海珠塵

子部儒家類

南瀝 吳省蘭 泉之輯

丹陽 賀維錦 顯雲校

太元解

焦袁熹後履賢已見

吳志陸凱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箴輒驗是知太元非無
用之書子雲所謂後世有好而知之者非妄語也凱所
論著今不傳未知果能盡子雲之蘊否

王涯注太元常取以下自書所中多子易箴是太元果
非無用之書也

潛龍故勿用首尾信則可以爲庸矣庸用也功也見其造造作也與大人造也之造同

月闕其傅其虧幾何開明於西孰與闕傅之光猶盛乎然乃不如者闕必至于晦不但已也明日趨于盛始基之也西讀如宜

黃不黃者木宜黃落而不黃落則覆秋之常矣若所謂隕霜不殺草也

渙沐之雨可潤枯瀆積之三日則射谷矣谷以虛受雨雖細久則自足射朕也足也

開帷幕引方客資衆人之明以爲明童蒙之道固當如

是方客四方之客也

聞貞增默謂有所聞于正道而闇然增修人不得而見之識內者默而識之也不增其方而增其光若火之外明而內暗薪盡則光亦熄矣其諧的然日亡者與

交於鸞狸不獲其榮纖細之夫不以道誼相切直徒以甘言好辭悅人意若是鸞狸也喜與爲交其損多矣交于烏鼠徒費資黍以育禽蟲滿嗟齋腸非惟無益戒人君畜聚斂及盜臣也

項其鄰斂鄰危坐故言體不可肆

黃蘭不誕誕舒張也詩何誕之節兮黃蘭宜隳雲覆之

故曰俟速耦也

從水滿科科坎也孟子曰盈科後進不盈科不行故曰不自越也科者五所爲從言順從之

聽咎室耳惡人毀已也而毀乃滋章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君子小人之相去其不亦遠乎

赫河曜火之炎赫能令河水大有滅耗若人之腮瘡也火盛反能剋水終必相傷故曰何可憫也

入水載車若子產以乘輿濟人出水載杭若丹朱罔水行舟更之則各得其用矣
決不決猶言當斷不斷也

觥羊之毅觥大也國語觥飯不及菹餐是觥爲大也
鵠鵠慘於冰獨栖無匹也南風則冰可融故懷其乘欲
從之乘居匹處鳥所樂

強梁以力項氏終不免爲漢禽況萬不逮項者乎
目上於天耳下於淵恭人不恭敬遲私逆億飛耳長目
適爲姦邪役何聰察之有乎

極陽徵陰猶言貴之徵賤之徵貴若召之來也

鴻雁之文無有規範恣行于川也管子云鳥飛准繩還
山集谷鴻飛恣川則異于此也鴻文若後人言雁字
競其股鞭其馬凡乘騎欲疾前者必兩股強力而鞭馬

也

奔鹿懷蹏奔鹿賢人遁也懷蹏小人濫食也鹿得草則呼其朋有君子之道蹏貪而傷物春秋誌之

鹽鐵論崑山之旁以璞玉抵鳥雀言多故賤之子雲言明珠彈于飛肉彈肉之人非產饒珠之地是則貴而賤用之之北也

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要約也謂人要不忘要去聲

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然則三綱數棄省禍有不旋踵乎草元之智何以不如逢萌將所處之勢有殊抑遜于不虞與彼挂冠者跡異而心同也

積善長禍維先之罪古語云貞良而亡先人之殃此之謂也

小人積非至于苗裔凡心之所思身之所行無不違于義而害於物者是積非也苗裔非二世而已雖其甚遠殃猶及之

利口哇哇商人之貞商賈之人心乎利而已無賤如之哇哇之口又何尤焉所謂貞者猶孟子言妾婦之道以順爲正也

蟬之類聲不從口出子雲言蛩鳴鳴血出其口似謂傷於鳴故血自口出矣蓋取象之義假物以明人事不

得拘拘於此

粉題遇雨粉去而質露矣不能爲姝適令人掩目也故
曰素以爲絢兮

罐頭班白者以其尙可內稚婦故不得言純白也

義無慘其腹坎坎其賢于賤民以自充者亦遠矣坎坎
之腹夫何傷乎

紫蜺喬雲明闇日祥迺爲災故春秋書災不書祥

田者穀粟所自出滿其倉而蕪其田譬之竭澤而漁終
亦必困

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爵體大所以能高

舉者翮之力也今而拔之其毛羽存者不足恃賴彊思
鵞鵠終不得往數武而挫于地爲物所傷

小子在淵丈人播船徒手不可以拯溺拯溺之急在于
播船孟子所謂援之以道也非丈人則或胥而溺矣
拂其所有餘拂者矯而去之從惡如崩不矯拂何能除
去

元孫晉書三覆校